

LE CRIME AU PÈRE BONIFACE

Ce jour-là le facteur Boniface, en sortant du poste, constata que sa tournée serait moins longue que de coutume, et il en ressentit une joie chargée de la campagne autour du bourg de Vitreville; et, quand il revenait, le soir, de son long parcours, il avait parfois plus de quarante kilomètres dans les jambes. Donc la destination se terminait; il pourrait même flâner un peu en l'après-midi et rentrer chez lui vers trois heures de relevée. Quelle chance !

Il sortit du bourg par le chemin de Sennemare et commença sa besogne. On était en juin, dans le mois vert et fleuri, le vrai mois des plaines.

Un homme, vêtu de sa blouse bleue et coiffé d'un képi noir à galon rouge, traversait, par des sentiers étroits, les champs de colza, d'avoine ou de blé, enseveli jusqu'aux épaules dans les récoltes; et sa tête, passant au-dessus des épis, semblait flotter sur une mer calme et verdoyante qu'une brise légère faisait mollement onduler. Il entra dans les fermes par la barrière de bois plantée dans les talus qu'ombrageaient deux rangées de hêtres, et saluant par son nom le paysan : « Bonjour, maître Chérot », il lui tendait son journal *Le Petit Normand*. Le fermier essuyait sa main à son fond de culotte, recevait la feuille de papier et la passait dans sa poche pour la lire à son aise après le repas de midi. Le chien, logé dans un bûche au pied d'un pommier penchant, jappait avec fureur en tirant sur sa chaîne; et le piéton, sans se retourner, repartait de son allure militaire, en allongeant ses grandes jambes, le bras gauche sur sa sacoche, et le droit manœuvrant sur sa canne qui marchait comme lui d'une façon continue et pressée.

白天和黑夜的故事



10006205

白天和黑夜的故事

郝运 王振孙 赵少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CONTES DU JOUR ET DE LA NUIT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白天和黑夜的故事

Baitian He Heiye De Gush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07,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3}{8}$ 插页3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510

ISBN 7-02-001282-5/I·1181 定价 3.15 元



作者 像

作者木刻像：颜 仲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博尼法斯老爹揭发的罪行.....	1
萝丝	9
父亲.....	19
招认.....	33
项链.....	42
幸福.....	56
老人.....	66
懦夫.....	78
酒鬼.....	91
族间仇杀	99
珂珂	106
手	112
穷鬼	122
一个杀害父母的人	130
小家伙	140
海雀岩	149
廷巴克图.....	156
真实的故事.....	167

永别了	176
回忆	183
忏悔	193

博尼法斯老爹揭发的罪行^{*}

那一天邮差博尼法斯从邮局出来，估计这趟送信兜的圈子没有平日时间那么长，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他负责维尔维尔镇四周围的乡村，到了晚上迈着疲乏的大步子回来，两条腿走过的路有时要超过四十公里。

这趟信件因此可以很快分送完毕，他甚至还可以在路上一会儿逛逛，下午三点钟左右就可以回到家里。多么高兴！

他由通往塞纳玛尔的那条路出了镇，开始分送信件工作。这是在六月，青葱翠绿、繁花似锦的月份，是原野上最好的月份。

邮差穿着蓝罩衫，戴着一顶有红饰带的黑军帽，从一条条狭窄的小路穿过油菜地、燕麦地或者小麦地，肩部以下都隐没在高高的庄稼里，只有头露出在麦穗之上，仿佛在一片平静的、绿油油的、微风吹起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一八八五年收入短篇小说集《白天和黑夜的故事》。

了阵阵涟漪的海洋上飘浮。

他由两排山毛榉树遮蔽着的斜坡上的木头栅栏门进入农庄，叫着名字向农民问好：“您好，希科老板，”把他订的报纸《小诺曼底人》递给他。农庄主在裤子的后裆上揩揩手，接过报纸，塞在口袋里，等吃过中饭以后有空再看。一条狗被安顿在一棵倾斜的苹果树底下的琵琶桶里，它一边使劲拽链子，一边发疯般地吠叫。乡村步行的邮差连头也没有回，伸开他的长腿，迈着军人的步伐又出发了，左手放在他的挎包上，右手挥动着手杖，他的手杖也像他一样不断地、急促地前进着。

他在塞纳玛尔村里分送印刷品和信件，接着他又穿过田野朝前走，去送收税官的邮件。收税官住在离镇一公里的一所孤立的小房子里。

夏帕蒂先生是上个星期来的新收税官，不久前刚结婚。

他订阅一份巴黎的报纸，邮差博尼法斯有时间的话，偶尔也会在送交订阅人以前，把这份报纸看上一眼。

因此他打开挎包，取出报纸，抹下封套，展开来，一边走一边看。头一页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对政治漠不关心。金融消息他总是放过，但是社会新闻他最爱看。

这一天社会新闻特别多。他看到在一个猎场看

守人的房子里犯下的一桩罪行，激动得那么厉害，甚至停在一块苜蓿地里，仔细地再念了一遍。细节很可怕。一个伐木工人清晨在森林看守人的房屋旁边经过，注意到门槛上有一点血，好像有人淌过鼻血似的。“看守一定在夜里杀过一只兔子，”他心里想；但是走近以后他发现门半开着，锁被砸碎了。

于是他突然感到了恐惧，奔到村里去通知村长；村长找了乡警和小学教师做帮手，四个人一起往回走。他们发现森林看守人被杀死在壁炉前面，他的妻子被勒死在床底下，他们的六岁大的小女儿被闷死在两条床垫中间。

邮差博尼法斯想着这桩谋杀案，所有那些可怕的情景接连出现在他眼前，他激动得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发软，出声地说：

“见鬼！这个世上还真有坏人！”

接着他重新把那条纸封套套在报纸上，继续朝前走，脑子里充满了这桩罪行的幻象。他很快就到了夏帕蒂先生的住宅；他打开小花园的栅栏门，走近房子。这是一座低矮的建筑物，是平房，上面盖了一个复折式屋顶，它离最近的房屋至少也有五百米远。

邮差爬上两级台阶，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想把门打开，但是他发现门上了锁。接着他瞧见护窗板还没有打开，这一天还没有人出来。

他突然感到了不安，因为夏帕蒂先生来到以后，

一直起来得相当早。博尼法斯掏出表来，还只有早上七点十分，因此他提前了将近一小时。不管怎么说，收税官也该起来了。

他于是围着房子绕圈子，小心翼翼地走着，就像会遇上什么危险似的。除了种草莓的花坛上有几个男人的脚印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但是他在一扇窗子前面经过时，突然一下子停住，吓得发了呆，不能动弹。房子里有人在呻吟。

他走近，跨过沿墙边种的百里香，把耳朵贴在挡雨披檐上仔细听；确实有人在呻吟。他清清楚楚地听见有长长的痛苦的叹息声，有好似临死前的怪叫声，还有扭斗的响声。接着呻吟声变得比较高，比较频繁，继续增强，变成了叫喊。

博尼法斯不再怀疑，收税官家里这时正在进行一桩凶杀案，于是撒腿就跑，重新穿过小花园，冲过平原，冲过庄稼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挎包甩动着，拍打着他的腰部；他筋疲力尽，吁吁喘气，惊慌失措地来到宪兵队门口。宪兵班长马洛图尔正在用钉子和锤子修一把破椅子。宪兵劳蒂埃用腿夹着那把椅子，捏着一个钉子放在裂缝边上，班长咬紧自己的唇髭，一双因为注意力过分集中而湿润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每一下都敲在他的下属的手指上。

邮差一看见他们，就大声喊叫：

“快去，有人杀害收税官，快，快！”

两个人放下手中的活儿，抬起头，脸上流露出受到意外打搅的人才会有的那种惊讶表情。

博尼法斯看见他们只是惊奇而并不十分着急，又说了一遍：

“快，快！强盗在房子里，我听见叫喊声，得赶快啦。”

班长把锤子放在地上，问：

“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邮差说：

“我去送报纸和两封信，注意到门关着，收税官还没有起来。我围着房子绕了一个圈子，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听见有人就像给勒死时或者割断喉咙时那样在呻吟，于是我赶紧跑来找您。得赶快啦。”

班长挺起身子问：

“您没有亲自提供援助？”

邮差惊慌失措地回答：

“我担心人少了不行。”

宪兵相信了，于是说：

“等一等，我穿上衣服就跟您去。”

他走进宪兵队，后面跟着把椅子端回去的那个士兵。

他们几乎立刻又出现了，三个人开始迈着小跑的步伐朝杀人现场奔去。

到了房子附近他们出于谨慎放慢了步子，班长

拔出左轮手枪，接着他们悄悄进入花园，接近墙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坏人已经走了。门仍然锁着，窗子紧闭。

“他们逃不了喽，”班长低声说。

博尼法斯老爹紧张得心怦怦直跳，他带班长到另一边，指着一个挡雨披檐说：

“就在那儿。”

班长单独一个人前进，把耳朵贴在木板上。其余两个人等着，两只眼睛紧紧盯住他，做好应付一切的准备。

他一动不动地听了很长时间。为了使他的脑袋能更好地贴近木头窗板，他脱下三角帽，拿在右手里。

他听见了什么？从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他的唇髭突然往上翘，脸蛋皱起来，仿佛在不出声地笑。他重新跨过沿墙边种的百里香，朝呆呆地望着他的两个人走回来。

接着他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踮着脚跟他走。绕回到门口，他吩咐博尼法斯把报纸和信从门底下塞进去。

邮差目瞪口呆，不过还是乖乖地服从了。

“现在，走吧，”班长说。

但是他们刚过了栅栏门，他就朝乡村邮差转过身来，嘴角上流露出嘲笑，眼睛往上翻，闪出快活的

光芒，用讥嘲的口气说：

“您呀，您这个人有多么狡猾！”

老人问：

“为什么？我听见了，我向您发誓我确实听见了。”

但是宪兵再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笑起来和别人窒息时一样，双手捧着肚子，弯下腰，眼睛含满泪水，鼻子四周扭成一副可怕的怪相。另外两个人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可是他不能说话，不能停住不笑，也不能让他们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因此做了一个手势，一个通俗的、淫猥的手势。

因为他们仍旧不懂，他又重复做，一连做了好几遍，同时还用头指点仍然关着的房屋。

他的士兵猛然间明白过来，也一下子乐得不可开交。

老人依然傻头傻脑地立在两个捧腹大笑的人中间。

班长最后平静下来，像爱开玩笑的人那样朝老人的肚子使劲拍了一下，大声说：

“啊！缺德鬼，好一个缺德鬼！我再也忘不了博尼法斯老爹揭发的罪行！”

邮差把一双眼睛睁得老大，再一次重复说：

“我向您发誓我听见了。”

班长又笑起来。他的那个宪兵在沟边草地上坐了下来，好笑个痛快。

“啊！你听见了。你的老婆，嗯，老缺德鬼，你是这样杀她的吗？”

“我的老婆？……”

他开始考虑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又说：

“我的老婆……不错，我揍她的时候她号叫……她号叫，那可真是号叫。这么说夏帕蒂先生在打他的老婆？”

班长这时候乐得发了狂，双手抓住他的肩膀，像转动玩偶似的把他转了一个身，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了些什么，他听了惊讶得发了呆。

接着这个老人沉思着，低声说：

“不……不像这样……不像这样……不像这样……我那个不声不响……我再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不可能……谁都会发誓说有人遭杀害了……”

他感到尴尬、困惑、羞愧，穿过田野继续走他的路，而那个宪兵和班长仍然在笑，远远地朝他嚷着一些兵营里的下流玩笑话，望着他的黑军帽在那片像平静的海洋般的庄稼上面慢慢远去。

郝 运 译

330813

萝 丝·

两个年轻女人看上去就像埋在厚厚的一层鲜花下面。宽敞的四轮马车载着许多花束，好似一个大花篮，车上只坐着她们两人。在前座上有两个包着白缎子的小柳条筐，盛满了尼斯的紫罗兰，盖住膝部的熊皮上有一大堆用细缎带扎着的玫瑰花、金合欢花、桂竹香、晚香玉和橙花，仿佛把两个娇弱的身体压得垮了下去，从这光彩夺目、芬芳馥郁的花床里只露出肩膀，手臂，还有一件蓝色和一件淡紫色的连衫裙的一点儿上身部分。

马车夫的鞭子缠满银莲花，马匹的挽具挂着野芥花，车轮的辐条上也缀着木犀草，在车灯的位置上扎了两个巨大的圆形花束，看上去好像是这个用鲜花装饰的、滚动的野兽的两只奇怪的眼睛。

马大步小跑，拉着四轮马车驰过昂蒂布的大路，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一八八五年收入短篇小说集《白天和黑夜的故事》。